

职场事

■戴琴雅

乾清宫里的牛秘书

职场中,常常出现牛人,其中有一种,很富戏剧性。一般,他们的职务不高能力也不强,但他们的岗位特殊,他们在承受伴君如伴虎的压力之下,无形中会有许多特权,让人很快联想到古代的乾清宫。

洁雅就是乾清宫里的牛秘书,没有人记得她是哪年进厂的,却人人都明白,要想混得好,此人得罪不得。

王生是上个月刚从51job上跳槽过来的,之前在500强待过,做的也是营销,牛气冲天的部门加上牛气冲天的总监,王生根本不把洁雅放在眼里,虽然同事们传得神乎其神,但在王生眼里,洁雅就是小秘书一枚。

第一次过招颇好玩,那是七月末的述职汇报,老板在半途打来电话,说路上出点故障,要迟到半小时,让王生找个地方自行休息。于是,头脑灵活的王总监去了隔壁秘书处,本来是想顺便查询下明天飞广州的航班,可洁雅的一句话,就把王生噎死了,洁雅说:“不好意思,王总,我是总裁秘书,不是总监秘书,您非要在这会查航班,麻烦去隔壁阅览室,那边网络齐全,您老爱咋查就咋查。”气得半死的王生不甘心说,那我去阅览室,麻烦洁雅小姐帮我泡杯咖啡。哪晓得,洁雅接翎子更快,“王生,总裁从来不屑喝咖啡,所以,我不会。”结果,直到老板赶来,孤零零的王生才喝上了热水,整个汇报无精打采。

第二个回合更有意思,自从咖啡事件之后,王生在路上遇到洁雅,根本就当陌生人。

但机缘不巧,总裁有个习惯,任何人见面都得预约,在秘书处登记后由洁雅即时贴提醒,别看这个动作不含技术,但处理得好与不好,却大有关系。遇到洁雅心情好的,排队时间会超短,个别关系铁的,居然还能插队;遇到洁雅不入眼的,今天等明天,慢慢等着去吧。

像王生这种愣头青,当然是被排在不入眼之列的,所以,尽管约了无数回,老板不是在谈客户就是在见供应商,压根抽不出半点空来。

久经沙场的王生灵机一动,直接给总裁发了mail,总裁反应挺快,说,“可以,明天,具体时间另约。”

到了第二天中午,王生就开始给总裁发短信,提醒晚上的“约会”,信息出去泥牛入海,拨打电话无人接听,着急办事的王生不甘心,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忍不住冲到秘书处打听情况。

哪晓得,王生刚到门口,就听到洁雅甜美的声音,“是李总呀,总裁一下午都在开会,手机放在我这里了,您有急事我就给您去转告。”

此刻,王生彻底瘫倒,他明白,今年必须再上一次51job,至少得找一家乾清宫里没有牛秘书的公司吧。

麻辣烫

■ 陈涌涛

在上海坐地铁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乘坐地铁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有着二十二个出入口的徐家汇或浦东世纪大道、人民广场这样的大站,站在任一处,抬眼看去,定会有一个以上的标识,引导你所要去的正确方向。标识尺寸巨大、棕色醒目,踏着地上硕大箭头,就像有人牵着你的手。在我看来,上海地铁站内导向标的布设,是我所到过的城市里最为人性的。

这事虽小,但在诸如此类的“小事”上,上海要比你想象得更更为周密和严谨,我想,上海地铁的管理部门,一定有一个关键人物,在此类“小事”上交关认真。当然,这更可能源于上海人的精致思维,他们对于整齐性、规律性、细小情节的独到理解,蕴含着难得的包容和体谅。

大城市人多,地铁往往拥挤,在上海,许多线路基本没有低高峰之别,不论什么时间都是满的。常坐五号线的人说这是全上海最小最挤的线路,挤得不行,“要想在银都路、春申路上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九号线的乘客说“每天惨叫、吵架声不断,挤得晕过去都有,像打仗一样。”坐十六号线的人坦言“担心被挤成纸片,只觉得人生黯淡无光。”有人一上车就开始练气功,日久居然练出了腹肌。十一号线是中国首条跨省界地铁,也是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运营线,全长八十三公里,自江苏昆山直奔迪士尼,我竟发现,在头尾车厢常有自带坐具的乘客,各种折叠式,有的还是世博会排队用过的遗物。

尽管人挨着人,前胸贴后背,但每个人总能找到一个相对舒服的站位,这倒有意思。我说的舒服是指心理上。如果留心观察,会发觉密集的脑袋间,没有两张脸在同一水平上的近距离对峙,每个人都小心地把脸转向某个角度,以避免另一张脸,多数人觉得即使把下巴搁在别人肩膀上,也要比小于二十厘米的面对面来得好受。

在那样的情况下,能够占据一个座位,是福气了,虽然六人的座位挤了七个人,两腿间搞不好还有人插足,那也是羡慕的对象,坐着总归不会累着腰肌,又可以腾出手来划手机。如今好了,人手一部手机,荧光像烛光映在脸上,表情生动,姿势僵硬,恰似一排罗汉。上海地铁上也很少有人看书,情况跟二三线城市差不多。

差不多情况的还有上海地铁的“爱心专座”形同虚设,谁到谁坐,就当没那回事。让不让座,是件相当尴尬的事,真有老、残、孕站在眼前,你见了却不让,未免缺爱,内心还煎熬,若真心不想让,只能装没看见,不见则心安,没人敢直视照顾对象而无动于衷。在以前通常是假寐,自从有了手机,这玩意儿便成了避尬神器。

地铁对坐姿没有硬性规定,上海也一样,但公共场所所有公认的行为准则,比如不能骑着两个座、不能用行李占座、避免二郎腿等等。挺直上身,将臀部尽量贴近椅背,双手交叉放腿上或揽住包袋——常见有穿着体面的沪上老者取此坐姿,显得斯文而有教养。地铁座位一般是硬质工程塑料,摩擦系数小,切勿当作沙发,大角度斜倚容易打滑,累腰且不雅。

现在有地铁的城市是越来越多了,但上海毕竟有上海的腔调。

在南京路二号线出入口附近,两个初来上海的“乡下人”,因找不到地铁口而困惑,当知道原来设在商场内,啧啧称奇。检票口刷了卡却不见动静,犹豫良久,致身后有人不耐烦地顶他们,那三辊闸居然要用手按下才能进去;他们在屏蔽门即将关上的刹那间推挤着踏进车厢,人真多,大城市嘛,他们表示理解;显示屏无声无休地播放着方头方脸的爷叔被飞来飞去的地铁宝宝教训的囧事,他们面面相觑:这是在说我们吗?

站在徐家汇地铁站内三线交会的穹顶之下,海量的人群像泥石流股在身边移动,默然无声,但觉嘈杂,仔细听,声音来自鞋与地面以及衣裾的碰擦。人人脸上挂着拒人于外的表情,无人读得出表情下藏着的心事。两三分钟一班满腾腾的列车,停下来,屏蔽门打开,下来十数人,塞进去数十个,开走,转眼间,门前又站满了人,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似保龄球道上的球瓶,刚被球手撂倒,咣当一下,球又站在老地方,整整齐齐,等待下一班地铁——上海啊,像一部巨大的机器,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载着二千四百万常住和相当数量的外来人口,遵循着某种规律,以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在一刻不停地运转,地铁则像城市的血管,将你我送往每一个角落。

人已经离不开地铁。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地铁更有抓住“时间”这个东西的能力了,地铁越来越成为一种依赖——在一个很多情况下都难以保证如约的世界里,幸好还有地铁能让我们把握距离而不至于错失良辰。或许再过二十年,会有更好的交通方式,不会让你蛋疼,那都是未知。

醉花阴

■赵雪峰

美其名曰我爱你



看画,感觉主人十分喜爱鸟,把鸟装在笼子里,精心供养着,欣赏它的叫声。

许多人习以为常,尤其养鸟的人,觉得这是对鸟的喜欢,对鸟的宠爱,是在行善,所以我把这幅漫画的名字叫《善举》。

果真如标题所说是“善举”吗?

如果有人说,我给你吃,给你穿,让你享尽荣华富贵,却不给你自由,你会如何选择? 鸟又会如何选择?

主人给鸟吃从来没吃到过的熟鸡蛋黄,从未喝过的纯净水,冬天享受暖气,夏天享受空调,条件是不让它到处飞翔,还要使用一个美名“关爱”。

我不懂鸟的语言,可我想,鸟被关在笼子里的鸣叫与在山间田野中的叫声能一样吗? 面对四周围着竹笼而叫和呼应着大自然回荡的清风而叫,两种叫声一定有本质上的区别。

到底是热心的善待,还是残酷的虐待? 从鸟笼下滴出的一行眼泪说明,这鸟在受煎熬。

鸟如是,人如何?

由爱鸟,推及至父母对孩子的溺爱。

过度溺爱,过度看管,对小孩子的成长将是十分悲哀的事情。我看到过一档电视节目,在一次访谈中,上海某知名大学的一位女生说,“小时候妈妈什么活儿也不让我干,不让我做任何事情,以致上了大学后,我上食堂吃饭,连打饭、取碗筷都不会,和同学们上街逛商场,想买点东西,都不知道怎么付款怎么交钱。”这位女生的语气,明显流露出对母亲从小溺爱的严重不满与埋怨。

鸟如果被关在笼子里,时间久了,翅膀就硬了,这种硬是僵硬,是不能灵活且无力飞翔的硬。

对小孩子,绝不能像对待笼中鸟那样,控制他们的天性,要让他们自由飞翔,使之羽翼丰满。东北人,称赞孩子经过历练成熟起来,有句话叫:“这小孩儿,翅膀硬了。”这个“硬”,与笼中鸟翅的僵硬不同,两个硬是溺爱和真爱区别。但愿这样的场景不要成为现实。

小辰光

■赵显一

“后沟”的美好记忆

我家西北,有个不大不小的池塘,我们都叫它后沟。池塘东边是一个河埠头,几块平整的青石板从岸边一直铺设到水中,人们在这里取水淘米洗衣。

小时候,父亲教我在后沟里游泳。在父亲的指导下,我把脸盆倒扣在水里,双手握住脸盆的两边,人就不会沉下去。有一回失去重心,脸盆倒转,我一头进入水里,喝了几口水,父亲不慌不忙,用他那双大手托住我的身体,

后来索性不用脸盆,就这样让我用手划,用双脚不停地拍打水面,我学会了“狗爬式”。炎炎夏季,后沟周围的络麻密不透风,我们几个小伙伴整个下午泡在水里,打水仗,比潜水时间长,就是不肯上岸。傍晚时分,母亲先是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一会儿,拿着竹竿,来后沟赶我,我迅速上岸,穿上短裤,拼了命地逃走了。

春天,小麦抽穗时,后沟里的河虾特多,这个季节的虾,我们叫“麦头虾”。我用细竹竿和棉线做好几根钓竿,用母亲给的挑花针放在蜡烛上煨红,小心翼翼地弯成钩状,再去田间掘一些蚯蚓,放进瓶子里,就可以去后沟垂钓了。

虾吃诱饵很不专注,用它的大钳试来试去的,经常是浮子下去了,拉上来是空的。小小年纪的我们,学会了耐心。一个上午下来,我们都有不小的收获——搪瓷缸中满满的青壳虾、带仔的虾,拿回家,赶上母亲做中饭,锅里一煮,一盘红颜色的充满香味的佳肴,母亲赞叹不已,看着父亲下酒时的神色,我心里高兴极了。有时候,钓来的虾如果舍不得吃,可以拿到不远处的传宝公公家里,他会称一称分量,参照市场价加上几块几毛的,那是更加开心的时刻。

后沟里除了河虾,还有螺蛳、河蚌,甚至更好的东西。盛夏天,有邻家叔叔,取一截粗粗的毛竹,将里面的竹节打通,放到底,等到傍晚,潜水下去,用双手合住毛竹筒的两个口子,浮上来游到岸边,放手将竹筒的水倒干,里面会有螃蟹爬出来,运气好,还会有河鳗,这个东西值钱,常引起旁人的羡慕。

冬天,是后沟的清塘时节,最为热闹了。青鱼、花鲢和鲫鱼在池塘底部奋力搅动,泥水四溅,泥鳅黄鳝则钻入淤泥里,但都逃不过“猎人”的眼睛。岸上围着很多孩子和妇女,男人们则穿着背带防水裤和长筒雨靴,忙着将渔获装上箩筐挑到生产队的晒谷场上。过秤,大小搭配,按照户数分成一堆一堆的,每家每户派代表抽签。阿庆老婆抽的签分到的鱼比别人要小点,有国开玩笑说一些不入流的话,阿庆在旁边一脸无奈。众人哈哈大笑,用水桶、竹篓盛好分来的鱼快步回家,一路上合计着,活鱼么养到过年做元宝鱼待客人,咽气了的,红烧一部分,腌制一部分,因为有鱼,这个年一定会过得有滋有味。

后沟后来被人承包养殖,再后来水域面积小了很多,四周浅滩种上了茭白等,池塘很浅了,形同废弃,周围的苦楝树也不知什么时候被迁走了。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个池塘,只是它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如一帧帧的画面,拿出来翻一翻,蓦然发现,一晃过去数十年了。

尘世间

■朱大杨

谢媒往事

“天上无云难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沙地区,没有专门的媒婆,为男女青年撮合婚事的,多是生产队里那些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又能说会道的男性农民,人称大媒老爷或大媒先生。

老底子,农村青年不出远门,只愿埋头干活,不会谈情说爱。眼看长得比自己还高的儿子,仍是光身一人,父母亲心里那个急呀,错过了青春期,难不成就是光棍一条? 不得不央求媒人说媒。那时候,男女青年成婚,几乎全是靠媒人撮合成功的。因此,那时媒人的威望很高,待遇也很优厚。

丰厚的谢媒钱 媒人一旦说媒成功,男方就会拿出一笔“媒钱”,礼谢媒人。订婚那天,媒人把由男方给的彩礼交给女方主人清点,女方主人将其中的一个红包返给媒人,说:“这是给你们两位大媒老爷的辛苦钱,请收好”。谢媒钱占了彩礼总额的两成还多,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每个媒人得到的数十元谢媒钱,相当于那时候公社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分红,或许还不到这个数,显然会引得一些人的眼红。

吃“十八顿半” 在当时,一桩婚事谈成,媒人就成了男女双方家的座上宾。男女双方需要向对方传递信息,提出要求的,都会通过媒人告知对方。比如什么时候订婚押帖子;发多少彩礼女方能够接受;什么时候道日——即男方择定的结婚日期,需要告诉女方等等,就会事先请媒人上门议事,然后由媒人向女方转达意见。每次邀请媒人上门,东家都会按规矩预备一些酒菜,招待媒人。

东家办订婚酒、结婚酒,大媒老爷理所当然是坐主位的宾客,媒人不到,东家不敢开席。媒人吃了男家的,再吃女方的。订婚吃一天,结婚起码吃两天。

新婚夫妇为第一胎孩子举办的满月酒,除了邀请亲朋好友外,必定要邀请为他们做媒的恩人前来喝酒道喜。喝了这顿酒,媒人该享受的“十八顿半”,也被彻底宣告画上了句号。

送谢媒酒 在办结婚酒时,男方东家要在满足亲朋入席桌数的前提下,请大厨加烧两桌酒菜,专门用于谢媒。谢媒酒与招待宾客的酒菜别无两样,有东坡肉、鲞拼鸡、汤三鲜、醋熘鱼、糖醋排骨等传统的“十碗头”,还要另备高档香烟及高档老酒。

正酒结束后,东家会挑选两名身强力壮、诚实稳重的人,负责把谢媒酒分别挑送至男女各方的媒人家里。来而不往非礼也,媒人家收下谢媒酒后,也会略表心意,对送谢媒酒的挑夫馈赠香烟、手巾和红包等,以示答谢。

世异时移,历久弥新。如今做媒这一行,在沙地农村仍有市场,虽多以婚介、相亲之类的新名词出现,但仍需人去操作,媒人仍有用武之地;谢媒的方式方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导致谢媒方式各不相同。